

中华优美随笔

闲情偶寄

【清】李渔◎著 韩中华◎译评



中华
优美
随笔

闲情偶寄

【清】李渔◎著

韩中华◎译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情偶寄 / (清) 李渔著 ; 韩中华译评.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1

(中华优美随笔)

ISBN 978-7-5682-3401-6

I. ①闲… II. ①李… ②韩… III. ①杂文集—中国—清代②《闲情偶寄》—译文 IV. ①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84895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10.25

字 数 / 22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8.00 元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前言

天下文章，烟波浩渺，卷帙浩繁，我们浸润其中的，恐怕连百分之一都没有。现在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窃得梅花一缕香，圆你喜山爱水意”。

人一生都在学习知识，如果自己已经习得的知识是一个圆，那么圆外便是自己未知的世界。不同的人，圆的大小各不相同。一个人所学的知识越少，见识越窄，越会满足于现状而停滞不前；一个人所学的知识越多，见识越广，就越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并在求知路上不断探索。学问永无止境，诸君不妨手执书卷，鼻闻墨香，静下心来，品茗夜读一番。

《闲情偶寄》便是一部可读之书！

《闲情偶寄》，是生活艺术的经典著作。它共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八个部分。而本书限于篇幅，只节选其中七部，“声容部”并未入选；由于李渔曾说他生平有两项绝技，一是创作戏曲，二是修建房屋，故“词曲部”“演习部”“居室部”

入选篇目较多，“器玩部”“饮饌部”“种植部”所选篇目比例较小；而“颐养部”正是历来为读者津津乐道的部分，所以入选比例也较大。

一般人都知道“颐养部”是谈论养生的，却不知道《闲情偶寄》的其他各部分也是在谈论养生。黄强教授指出：“《闲情偶寄》八部无一不是李渔养生理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颐养部’总论养生，专论养生，而其他各部分论养生者必备的专门知识。”

《闲情偶寄》是探究快乐生活，探求人生真谛的宝典。经过数年的观察与研究，本书作者李渔先生才发现，快乐是有阶级和等级的。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心灵快乐的人必定是懂得知足常乐、适可而止的人。懂得知足常乐，便不会沉迷于名利欲望中无法自拔。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在人生路上收获成功的快乐。但是，有多少人能轻易放下功名利禄呢？又有多少人拥有了金钱、地位、名誉，却唯独失去了快乐呢？如果你想拥有快乐的生活，不妨翻开李渔先生的《闲情偶寄》，去深入了解在几百年前就已发现的快乐之道。



目 录
Contents

卷一 词曲部

结构第一	003
词采第二	040
音律第三	055
宾白第四	079

卷二 演习部

选剧第一	089
变调第二	096
授曲第三	103
教白第四	110

卷三 居室部

房舍第一	121
窗栏第二	133
墙壁第三	142
联匾第四	154
山石第五	157

卷四 器玩部

制度第一 || 167

位置第二 || 189

卷五 饮饌部

蔬食第一 || 199

谷食第二 || 214

肉食第三 || 223

卷六 种植部

木本第一 || 243

卷七 颐养部

行乐第一 || 263

止忧第二 || 287

调饮啜第三 ||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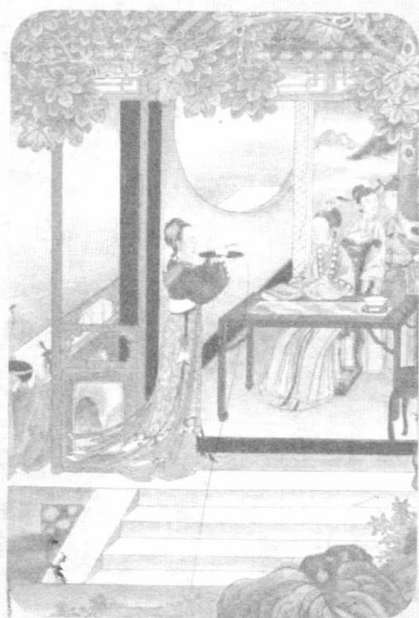
却病第四 || 301

疗病第五 || 307



卷一
词曲部





结构第一

小序

原典

003

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为此，犹觉愈于驰马试剑，纵酒呼卢。孔子有言：“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博弈虽戏具，犹贤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填词虽小道，不又贤于博弈乎？吾谓技无大小，贵在能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否则才夸八斗，胸号五车，为文仅称点鬼之谈^①，著书惟供覆瓿之用^②，虽多亦奚以为？填词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词曲擅长，遂能不泯其国事者。请历言之。

高则诚、王实甫诸人，元之名士也，舍填词一无表见。使两人不撰《琵琶》《西厢》，则沿至今日，谁复知其姓字？是则诚、实甫之传，《琵琶》《西厢》传之也。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尽牍诗文，而在《还魂》一

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此人以填词而得名者也。

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踉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礼乐一无可宗，即语言文学之末，图书翰墨之微，亦少概见。使非崇尚词曲，得《琵琶》《西厢》以及《元人百种》诸书传于后代，则当日之元，亦与五代、金、辽同其泯灭，焉能附三朝骥尾，而挂学士文人之齿颊哉？此帝王国事，以填词而得名者也。

由是观之，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飨若士者尽多，而究意作者寥寥，未闻绝唱。其故维何？止因词曲一道，但有前书堪读，并无成法可宗。暗室无灯，有眼皆同瞽目，无怪乎觅途不得，问津无人，半途而废者居多，差毫厘而谬千里者，亦复不少也。

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独于填词制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详，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则为此理甚难，非可言传，止堪意会。想入云霄之际，作者神魂飞越，如在梦中，不至终篇，不能返魂收魄。谈真则易，说梦为难，非不欲传，不能传也。若是，则诚异诚难，诚为不可道矣。吾谓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词之学节节皆如是也，岂可为精者难言，而粗者亦置弗道乎？一则为填词之理变幻不常，言当如是，又有不当如是者。如填生旦之词，贵于庄雅；制净丑之曲，务带诙谐：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风流放佚



之生旦，反觉庄雅为非；作迂腐不情之净丑，转以诙谐为忌。诸如此类者，悉难胶柱。恐以一定之陈言，误泥古拘方之作者，是以宁为阙疑，不生蛇足。若是，则此种变幻之理，不独词曲为然，帖括诗文皆若是也。岂有执死法为文，而能见赏于人，相传于后者乎？一则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盖千百人一见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务求自秘，谓此法无人授我，我岂独肯传人。使家家制曲，户户填词，则无论《白雪》盈车，《阳春》遍世，淘金选玉者未必不使后来居上，而觉糠粃在前。且使周郎渐出^③，顾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无可藏拙，是自为后羿而教出无数逢蒙，环执干戈而害我也，不如仍仿前人，缄口不提之为是。

吾揣摩不传之故，虽三者并列，窃恐此意居多。以我论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后世之名贤悉为同调。胜我者，我师之，仍不失为起予之高足；类我者，我友之，亦不愧为攻玉之他山。持此为心，遂不觉以生平底里，和盘托出。并前人已传之书，亦为取长弃短，别出瑕瑜，使人知所从违，而不为诵读所误。知我，罪我，怜我，杀我，悉听世人，不复能顾其后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为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趋者，我以为非而未必尽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谢千秋之罚。噫，元人可作，当必贯予。

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自《中原音韵》一出，则阴阳平仄画有塋区，如舟行水中，车推岸上，稍知率由者，虽欲故犯而不能矣。《啸余》《九宫》二谱一出，则葫芦有样，粉本昭然。前人呼制曲为填词，填者，布

也，犹棋枰之中画有定格，见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从无人出入之弊，彼用韵而我叶之，彼不用韵而我纵横流荡之。至于引商刻羽，戛玉敲金，虽曰神而明之，匪可言喻，亦由勉强而臻自然，盖遵守成法之化境也。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

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匠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

词采似属可缓，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词稍胜者，即号才人；音律极精者，终为艺士。师旷止能审乐，不能作乐；龟年但能度词，不能制词。使与作乐制词者同堂，吾知必居末席矣。事有极细而亦不可不严者，此类是也。

注释

① 点鬼之谈：唐代杨炯喜欢堆砌古人姓名，人们嘲笑他的文章是“点鬼簿”。

② 著书惟供覆瓿之用：汉代刘歆曾指责扬雄的文章，说他的东



西让人看不懂，“吾恐后人用覆瓿也”。

③ 周郎渐出：周郎即周瑜。周瑜精通音乐，每当演奏有错误，他都能听出来，并且要指正。

译文

填词作曲，一向被视为文人的末等技艺，但是如果能潜心致力于此，我觉得还是强于骑马舞剑、酗酒赌博。孔子曾说：“难道没有掷彩博弈的吗？做这个总比闲着没事好啊。”博弈虽然是游戏，仍然要强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填词作曲虽说是末等技艺，不是又比博弈好些吗？



我认为，技艺无所谓大小，能够精通就好；才能无所谓强弱，善于利用就好。对一门技艺能够做到精通和善用，虽然只是很小的长处，也可以成名。否则，即便声称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写文章却只会引述古人观点，写的书没人看只能用来盖罐子，就算写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填词这件事，不但能使擅长它的文人借此成名，即使是以前的帝王，也有因为那个朝代擅长词曲，而使国家名传千古的。请允许我为读者一一列举。

高则诚、王实甫等人，是元代的名士，除了填词之外，没有别的建树。假如他们没有撰写《琵琶记》《西厢记》，那么到现在，还有谁会知道他们的姓名？正是《琵琶记》《西厢记》的流传，使他们两个人名扬千古。汤显祖是明代的才子，他在诗文和书信方面

都有成就，但是他最为人们称颂的作品，不是书信和诗文，而是《还魂记》；如果汤显祖没有写《还魂记》，那么即使在当年，汤显祖也不过是可有可无之人，后代又有谁会知道他的名字呢？正是《还魂记》的流传才使汤显祖的名字可以流传后世啊！这些都是文人因填词而得名的例子。各个朝代文学的盛况，其名各有各的归属，“汉史”“唐诗”“宋文”“元曲”，这是世人的口头语。《汉书》《史记》，千古不朽，流传久远。唐朝善于写诗的人有很多，宋朝善于写散文的人有很多。汉、唐、宋三个朝代确实不愧是文坛鼎盛时期，可以称为“夏商周”之后的又一个文学繁荣的三朝盛世。元朝统治天下，不只是在政治、法律、礼乐制度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就算是语言文字、图书翰墨等小的方面，也很少有什么突出表现；假如不是崇尚戏曲，所以有《琵琶记》《西厢记》和《元人百种》等书传于后世，那么当日的元代也就像五代、金、辽那样泯灭了，又怎能跟在汉唐宋三代之后，还被文人挂在嘴边呢？这个就是帝王、国家因填词作曲而得以传名的例子。

由此看来，填词并不是末等技艺，其实是一种与史传、诗文同一源头而不同支派的文体。近来，酷爱填词、竭力追随元代作家、想学习汤显祖成为填词高手的人很多，但实际上写的人寥寥无几，也没有听说出现什么出色的名家作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词曲方面，只有前人留下的作品可以阅读，并没有特定的规则可以遵循，这就犹如没有点灯的房间中一片黑暗，即便睁着眼睛也如同看不见的瞎子。这就难怪他们找不到路径，也没有人可以指点迷津，所以很多人只能半途而废，还有不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人。

曾经奇怪世上只要有一种文学体裁，书上就会记载相应的一种



规则，这和老师的教导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在填词制曲这方面，不只是记载得简略，而且是放在一边不去谈论。研究其原因，大概有三点：一是其中的道理很难，不可以言传，只可意会。作者在填词制曲时，思想进入虚幻境界，就像在梦中，不到写完作品，就不能结束自己的灵感之旅。描述现实比较容易，而描写梦境很难，所以说不是不想言传，而是难以言传。如果是这样，那么确实和其他的文体不同，确实很难，实在不能用语言形容。我认为这些真理，说的都是文学的最高境界，但不是填词的学问样样都是这样，怎么可以因为精妙之处难以言传，而粗浅之处也放置一边不去谈论了呢？二是填词的道理变幻不定，同样的情况，一处说应该这样处理，一处又说 shouldn't 这样处理的。例如，填写生角、旦角的唱词，贵于庄重、典雅，创制净角、丑角的唱词，务必带着诙谐，这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忽然遇到风流放纵的生、旦，反而觉得庄重典雅不适合；填写迂腐、不通情达理的净、丑的唱词，反而以诙谐为忌。诸如此类，不能拘于一格。因为害怕一个确定的规则，会误导拘泥古法、不知变通的作者，所以宁可缺略存疑，也不画蛇添足。如果这样，那么这种变幻的道理，不只是词曲是这样，科举应试文章、诗词歌赋都是如此。哪有按照固定的程式写文章，却能被人赏识，而文章却流传后世的呢？三是自古以来的名人以其诗赋而受重视的有十分之九，而以其词曲传名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大概是千百人中出一个这样的人。凡是擅长词曲的，全都把自己宝贵的技艺藏起来，务求只有自己掌握，认为这种方法没有人教授给我，我岂能传授他人。假如每个人都能填词制曲，那么尽管好作品遍地都是，批评家未必不让后来者居上，而让人觉得前人之作更为拙劣。假使内行人

越来越多，挑出作品中的毛病，令前人的缺陷暴露无遗，这样就像后羿教出无数逢蒙一样的徒弟，拿着兵器围住自己不给自己生路啊，不如仍然效仿前人，闭口不提为好。

我揣摩这种技艺不传的缘故，虽然三者并列，恐怕还是最后一种原因居多。依我看来：文章是世人共享之物，不是一个人藏起来独自观赏的；是与非，是由历史评定的，哪是人所能颠倒的？不如写出自己的妙悟，公之于人，使得后辈的名贤都成为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才气超过自己的，我可以向他学习，仍不失为提高自己的途径；才气类似我的人，我和他做朋友，可以互相借鉴共同提高。抱持着这种用心，于是不觉把平生所学技艺全部拿出，并且和前人已经流传的书互相对照，也可以发扬长处、舍弃短处，分辨出缺点和优点，让人们知道什么应该跟从，什么应该放弃，而不会在阅读中被误导。了解我，罪责我，同情我，棒杀我，都随世人，我不愿再顾忌后果了。但恐怕我所说的，自己认为是对的，未必真是对的；大家所追求的，我认为不对，然而不一定都不对。只求有一个字有益于公众，就可以免去历史的惩罚。唉，如果元代作者能活过来，一定会宽恕我。

填词的学问首先应注重音律，而我却先考虑结构，是因为音律有书可查考，其规律明显突出。从《中原音韵》一书问世之后，阴阳平仄就都有了各自的适用范围，好比船要在水中才能航行，车要到岸上才能推动，稍微了解一点儿道理的人，即使想故意违背规律去创作也做不到了。《啸余谱》《九宫谱》两个曲谱一经出版，就定下了填词作曲的依据。前人把制曲子称作“填词”，“填”是“安排”的意思，就像棋盘上画有固定的格子，看到一个格子，才

